王士跃 随笔

曾经风雅的董家大院

福州的三坊七巷当年曾经是许多文人骚客兴会雅集之地。就像历史上的伦敦布鲁姆斯伯里文学俱乐部一样，方圆仅几公里的区域可以说高士名流满坑满谷，繁星灿烂。作家故居，诗社会馆，画楼书轩络绎毗邻，散落于古街深巷之中。所到之处皆是书香袭面，雅韵袅袅，至今仍散发出醇厚隽永的人文气息。在三坊七巷的一日游踪里，我按图索骥四处探访，极想寻些旧时的风雅物事。

那一天刚由林觉民、冰心故居走访出来，又去参观仅一个巷口之隔的严复旧宅，却因内部维修而吃了闭门羹。在南后街百年老字号同利肉燕馆稍歇点饥，一抬头瞅见挂着“董执谊故居”门牌的深宅大院与我毗邻。宅主的名字虽看着陌生，可是上面提及的一串名字用当今的流行话说可皆是大师级人物，林纾、陈衍、王寿昌、何振岱、陈培锟等名流常来此品茗清谈，吟诗酬唱。原来这是一座旧名人会馆，清末民初之际文人墨客的期会之所。这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致，因为刚刚失去亲瞻“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严复故居的时机，却再也不想和《茶花女遗事》的译者林纾擦身而过了，哪怕这位被责难为“桐城谬种”的末代遗老也不过在此赏曲对诗，打打牙祭而已。

然而这座故居目前仍未对外开放，是当地受到保护的董家后人的私宅。我便在外面打量起这幢由末代帝师陈宝琛手书“贞吉居”门匾的有些神秘气氛的宅第。它左侧紧挨着老饕盈门的同利肉燕馆，对面哈根达斯冰激淋店隔街相望人声熙攘。仅仅右侧有一间不甚起眼的小门铺，似乎有意深藏不露，上面横着个字画店的小招牌。我站在门口环顾，小店四壁清雅生辉，悬挂着不少好看也耐看的字画。这时里面迎出一人来，闲聊之中方知原来他正是董家的后人，字画店老板董先生。一番攀谈让我们觉得颇为投缘，更使我大开眼界，了解了不少董家的封尘掌故，最后董先生竟然慷慨地为我开放门户，亲自带我走进董家大院一同寻古探幽。

老宅毕竟是上百年的建筑物，里面显得有些逼仄和阴暗。我跟在董先生的身后，一路跌跌撞撞地穿过迷宫似的厅堂走廊。前面有一扇大门被推开，眼前出现一座庭院的天井，这是前门“贞吉居”牌匾门道的玄关之处。院子稍显荒凉，当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迎来送往的盛景早成过眼烟云，恐怕只能留给今人去驰骋一番想象了。接着向里面又拐了几拐，走上一条长长的内廊，来到一道上了铁锁的门前。似乎不常有人光顾此处，因而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董先生将门锁哐当一声打开，外面竟是一座明亮而幽静的花园。这座花园便是董家当年酬宾待客的场所，或今天所称的文学沙龙了。

董执谊何许人也？他是清末民初三坊七巷老印书坊“味芸庐”的业主。前清举人出身，生前曾做过盐官和咨议局议员，后辞归乡里，专心治学著述。他曾广搜民间文献和古籍，编辑修订了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学巨制《闽中别记》，被称作闽地文学版的清明上河图。“不十日而空，盖乡之士女，遍喜读之”，当时的文字资料足以见证该书的出版盛况。董执谊交游广泛，林纾是他的私塾同窗，他还与邻居诗家陈衍和何振岱过从甚密，常有吟诵唱和。据说林纾早年写作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时颇受《闽中别记》里面“俚语鄙谚”的影响，往往穿插诗中，相得益彰。郑振铎还因此赞许林纾在《闽中新乐府》中所表现出来的新党气象，称“在康有为未上书之前，他却能有这种见解，可算是当时的一个先进的维新党”。可见林纾并非全然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责难的“迂腐守旧”、“桐城谬种”之类的旧文化的卫道士，在他的早期作品里，尤其是后来翻译的西方小说方面，林纾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传播新思想的积极的作用。这是题外的话，且不去赘叙了。

按照过去的标准来看花园不算是很敞阔，比起当地的官宦豪苑恐怕更是显得寒碜了点儿。但是布局独特精巧，四周景物幽雅空灵。庭院中央是一方鱼塘，驳岸青垒之内红鲤小鱼怡然可爱。墙边一座半边亭，沿亭一溜美人靠。四周围花树锦簇，无边春色。西厅廊正与池塘假山相对，冬日里阳光自东而入，温煦似小阳春。三五张躺椅，茶几方凳依次排开，这里便是诗朋文友们雅集吟唱的会场了。“亭台半占空中地，风月教低四面墙”，援引陈衍这两句诗来形容当年的雅趣风致是再恰当不过了。董先生是董执谊的第五代玄孙，他虽在经商，可看得出是个儒商，举手投足透露家学醇厚的内在气质来。他一边缓缓地撒下鱼食喂着红鲤，一边侃侃而谈董家的往事，特别是关于“晓社”诗社的一段趣闻，听来饶有兴味。

福州诗社“晓社”是当年福州众多文学社团之一，是文青们显山露水的赛诗会，也是较量腹中墨水的擂台，当地文人趋之若鹜。每次诗会之前，早由董执谊手书请函，分发远近文友同好。到了日子同窗林纾，还有林纾的《茶花女遗事》法文合作者王寿昌，后来的同光体诗派创始人、备受钱锺书推崇的名诗人陈衍，诗人兼《西湖志》主纂何振岱，加之各路文人骚客如期而至。赛诗会开始，早有人搬出一尊铜鹤诗钟来。这种诗钟在铜鹤喙上穿一红线，一端吊一枚铜钱，另一端系上一根炉香。限一炷香内凑成诗联，香烬钱落，钵响钟鸣。于是众人将手书诗联匿名塞入一只董家现今仍旧珍藏着的印有“晓社”字样的木匣内，最后褒贬评议或相互推重一番，宾主尽欢。诗会结果往往陈衍和林纾成为最大的赢家，留下不少传世佳句妙联。时至今日还流传着诗会的这么一段未经考证的花絮，说是诗人们到了董宅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凑钱集资。不是为别的而是筹款雇用使役，为赛诗会预备尿桶。董先生笑道，这也是他从老一辈人那里听来的，“到了比赛激烈的时候，谁也舍不得去茅房，就躲在花园的一角就地解决，于是请人来做好后勤保障工作。”俗语说“官急不如私急”，这会儿恐怕私急更不如诗急了呢。

这种古风自清代中叶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成为闽中乃至全国一道清雅的文化风景线。在小农经济落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前，三坊七巷的风雅名士们潇洒甚至放纵地过了那么一把风花雪月之瘾。另外更有趣味的巧合是新旧两股思潮和中西两种文化在此因缘际会并且相互映衬。旧诗坛同光体的盟主们跟《茶花女遗事》的译者团队列席一座本身就是别具风致的看点。虽然林纾本人不懂外文，然而由他参与翻译过来曾产生了极大影响的西方文学作品，无疑给中国晚清文坛吹进一股迥异的人文清风，冲击了保守文化势力和传统审美观念，可是大师们却能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益彰。其反差之大，其规格之高都为中国近代任何文学沙龙所罕见。

“舌底潮音不可听，海棠两树亦凋零。重来花下谈经地，剩有苔痕似旧青。”后人的这句凭吊陈衍故宅的诗句用在董执谊故居似乎也颇为适宜贴切，透露出三坊七巷的整体人文气脉由盛而衰的现今状况，不由得令人唏嘘。董家的祖宅因为年久失修不免荒旧零落，显得几许冷清。鱼塘假山也坍塌多年，深陷池中而不能拔，恐怕修复又不知要花费董家多少的金钱。据说不少开发商打过董宅的主意愿以高价收购，如今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三坊七巷早已是寸土如金，却都被董家人拒绝了。他们宁可安贫乐道，也不肯变卖祖宅发财，失掉书香世家的那份坚持和清高。

董家客厅里悬挂着一幅董家后人，《辞源》主编也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董琨先生的篆书书法作品，语言学家的翰墨散发着古朴而恭谨的书风。临行前我特意买下了也是董家后人美术教育家董瑜先生的一幅山水小品，那韵味笔势游走吴湖帆、陈少梅之间，透出淡雅而飘逸的气息。

毛尖 看电视

终结者《风筝》

担架抬入重伤的将军，医生紧张地手术，其中一个护士却脸色越来越奇怪，突然，她掏出刀，捅向医生。对着血泊中的医生，护士挥泪：对不起，我是卧底，我不能让你救活他。

不要笑，这是我们谍战剧的基本套路，电视剧中替核心人物先死个几回的便当群众，加起来，也是一支文艺大军。不过，正在热播的《风筝》尽力避开了这种脑残路线，而且，很显然，编导柳云龙是怀着谍战之父的自我人设投入此剧的，时不时地，《风筝》还调戏一下之前的高分剧集，男主郑耀先教育手下宫庶如何布防，“家门口撒灰有个屁用”嘲笑了《潜伏》中的余则成，“明月几时有”暗讽了《北平无战事》，同时，柳云龙也毫不手软地借鉴了这些剧的好口碑，比如余则成读《为人民服务》，比如《北平》中的国军顶层人物设计。甚至，我觉得，柳云龙一定是看过刘小枫的《暗算》评论《密……不透风》，整个故事按照刘欣赏的“密”“谜”之辨展开，在剧中，戴笠和毛人凤都用刘小枫的语气说了遍“密……不透风”。

当然，柳云龙再三“透风”，是要用《风筝》接力他的“风”字号。创下中国谍战剧新起点的《听风》《看风》《捕风》，确属教材级神剧，但《风筝》的抱负更大，从1946年拍到1978年，力图史诗般展现打入军统内部的我党特工，代号“风筝”的军统六哥郑耀先炼狱般的三十年，以及在这三十年中，和他构成镜像关系的国民党卧底，深扎在我军高层的“影子”。《风筝》以对称方式展开，各路人马，拥有相似的激情，风筝行走无间道，多次依赖军统兄弟保全性命，而国民党特务刻苦钻研我方革命理论以及临危不惧的场面，也令人印象深刻，到终了，地下党变成地上党，地上党变成地下党。

剧中，“风筝”和“影子”的互文关系，是全剧政治和情感逻辑所在，他们相爱相杀，彼此设局，可惜这些局都不及《捕风》精彩，两人的神鬼境界，一靠队友猪，二靠编导夸，搞得上司毛人凤给郑耀先布置工作，毛人凤只能在沙发上坐半边屁股，郑耀先却老蒋似的泰山压顶。众星拱月的效果是，风筝和影子无论是智商情商，还是语文化学物理，都达魔境，而看到郑耀先设套抓捕敌营兄弟宋孝安和宫庶，把《悬崖》中的“杀友”难题更加虐心地打开，屏幕内外流下一吨眼泪。

但问题重重漏洞多多的《风筝》，依然值得我们付出时间，因为在最终的意义上，《风筝》还是一部时代剧，整个剧的重点也在解放后，剧中所有的虐情，所有的机锋，都事关未来。就此而言，柳云龙既是新时代谍战的开创者，也是终结者，因为谍战剧已经不能准确地命名此剧，风筝和影子彼此身份揭露时刻，以往谍战剧的快感荡然无存，历史的债务淹没了谍战剧的终点，或者说，《风筝》之后，谍战剧该有新名称了。

叶扬 名著与画

盖尔茨与莎士比亚的《驯悍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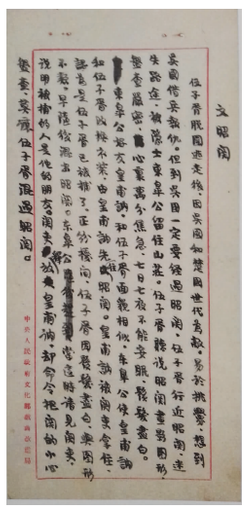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时代的剧本，不少有个Induction，通常安排在正戏开场之前，对之后的剧情作简略的介绍、评论，让观众对于即将开场的正戏有个心理准备，有些像元人杂剧里安排在正戏开场前或是两折之间的“楔子”。莎士比亚的三十七部剧本当中，却只有两部使用了Induction。《亨利四世·后篇》幕起，脸上画了许多舌头的“谣言”上场，在一段独白中对剧情作了一番介绍。朱生豪的译本用的正是“楔子”一词。另外一部使用Induction的，就是《驯悍记》了，朱生豪的译本用的却是“序幕”。这个“序幕”与《亨利四世·后篇》的“楔子”很不一样，它自成情节，也要长得多，一共有两场。补锅匠史赖喝多了骂街，在酒店门前醉倒在地。贵族与随从打猎归来路过，见到醉汉。贵族心血来潮，想要开个玩笑，吩咐手下把醉汉带回家，好生服侍，等他醒了以后，告诉他他本是一位老爷，患上疯癫之疾，忘了自己的身份。还让一个男侍童，扮成漂亮的妇人，假装是他的夫人。这时正好有个走江湖的戏班子路过，贵族觉得可以在骗局里用上，就把他们留下了。补锅匠醒来后，被贵族和他的仆从搞得晕晕乎乎不知所以。他见到那位男扮女装的“夫人”，欲火中烧，不能自持，这时戏班子上场，开演正戏。补锅匠说：“好！咱们瞧瞧！来，夫人太太坐在我的身边，让我们享受青春！管他什么世事沧桑！”幕落，“序幕”结束，五幕十二场的正戏这才开场。“序幕”里用的是西方文学里常见的社会角色变换的故事，例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王子与贫儿》，说的也是这样一个角色对调的事情。

《驯悍记》正戏所讲的，则是富人巴普底士塔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凯萨琳娜是个泼妇，二女儿琵央卡极为贤淑。后来来了一个彼特鲁乔，娶了凯萨琳娜，用尽手段将她驯服。苏东坡的同乡好友陈季常（陈慥），有妻柳氏，性情凶悍，东坡作诗戏弄好友，有句云：“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西方传统里的“河东狮吼”，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之妻冉西琵（根据色诺芬的记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的“磨坊主的故事”，也提到当时流传的基督教“八卦”，说《圣经·旧约·创世纪》里方舟主人诺亚的妻子，也是一位悍妇。但是《驯悍记》正戏里的情节，描写彼特鲁乔驯服悍妻的种种手段，虽然也许能迎合当时小市民的口味，却与中世纪以来盛行的怜香惜玉的骑士传统扞格不入。前面加上了那个“序幕”，把这段正戏化作醉汉的颠倒乱梦里的“戏中戏”，大概正是莎翁为了达到雅俗共赏所作的精心安排，他的作品中向来精于此道。

德国画家盖尔茨（Karl Gehrts, 1853–1898）出生于汉堡，父亲和弟弟都是知名画家。他去魏玛习艺，1876年之后定居杜塞尔多夫，在当地的美术学院任教，家中设有画室，创作颇丰，身后也在当地留下许多画作。他是位多面手，作品包括历史、肖像、风景等各种题材，兼及文学插图。这幅水彩画《彼特鲁乔的婚礼》创作于1885年，原画宽112厘米，高68厘米，描摹的是剧本第三幕第二场里婚礼的场面。彼特鲁乔装疯卖傻、围观者或不明所以，或忍俊不禁，一副混乱颠倒的狂欢场面，极为活泼生动。

陈子善 不日记

老舍点京戏



2017年11月22日，阴。8月，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徐国卫主编的《老舍点戏》。此书首次全文公开了老舍68篇介绍传统京剧剧目的文字手稿，配以当今画家专为此次出版所作的插图，印制颇为精美。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在小说、散文、剧本和评论等众多领域里，都卓有建树。因此，老舍研究这些年来一直十分活跃。但是，老舍何以能写出《茶馆》这样脍炙人口的话剧，至今研究不多，而随着《老舍点戏》的问世，这个疑问至少可以找到一个解答的切入点了。

《老舍点戏》收入的传统京剧剧目共68出，它们是：战樊城、伍申会、文昭关、浣纱记、鱼藏剑、刺王僚、伐子都、摘缨会、宇宙锋、霸王别姬、盗宗卷、取洛阳、捉放曹、连环计、白门楼、大战濮阳、辕门射戟、战宛城、神亭岭、群臣宴、长坂坡、群英会(借东风)、战长沙、甘露寺、黄鹤楼、芦花荡、两将军、金雁桥、木兰从军、打瓜园、打龙袍、铡美案、问樵、三岔口、穆柯寨、枪挑穆天王、辕门斩子、扈家庄、打渔杀家、白水滩、二进宫、春香闹学、水帘洞、定军山、连营寨、空城计、铁笼山、秦琼卖马、打登州、锁五龙、罗成叫关、望儿楼、白良关、凤凰山、摩天岭、汾河湾、彩楼配、三击掌、投军别窑、母女会、马上缘、芦花河、徐策跑城、四杰村、巴骆和、金沙滩、李陵碑、雁门关。

老舍为这68出京剧每出写了一段介绍(或也可称为剧目提纲)，绝大部分一出一页，毛笔竖行书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戏曲改进局”的公用笺上，本身就是书法作品。而据舒乙为此书所作序的统计，这68出京剧剧目中，三国戏20出，北宋杨家将戏9出，东周列国戏8出，隋唐戏6出，征西戏6出，西汉戏4出，水浒戏3出，征东戏3出，明朝戏2出，飞龙传戏、三侠五义戏、西游记戏、薛家将戏、绿牡丹戏、东汉戏和其他戏各一出。由此可知，传统京剧大都从历代古典小说中取材，加以增删改变而成。

1950年代初，内地进行“戏曲改革”，历时三年余，涉及所有戏剧和曲艺剧种，以适应新的政治和文化形势。老舍当时担任文化部戏曲改革委员会委员，这批京剧剧目介绍文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老舍认为，这68出戏“应属于可以肯定的好戏，是健康的，符合历史真实的”(舒乙：《老舍点戏序》)。不过，为什么是这68出而不是更多？老舍这批京剧剧目介绍是否写完？已不可考。

当然，在我看来，老舍这批京剧剧目介绍不但说明他对传统戏剧熟稔，可以论证他的《茶馆》等话剧创作成就由来有自，同时也是简明清通的散文，不妨转录一则《木兰从军》：

木兰是古乐府《木兰辞》里的人物，后来有人说她是北魏的人，有人说她是隋朝的人，至于说她姓花，也是后人传说如此。戏里的花木兰是延安人氏，她的父亲叫花弧，姐姐叫花木蕙，弟弟叫花木棣。突厥可汗攻魏，北魏主命贺廷玉挂帅出征，向四路征兵，花弧名在军籍。花木兰因父亲老病，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营中累立战功，突厥大败逃去，贺廷玉奏凯回朝。北魏主封木兰尚书郎的官职，木兰却愿归故里。木兰回家见了父母姊弟，换了女装，北魏主特颁盔甲马剑缎匹金银，命贺廷玉押送往花家酬功，却发现木兰原来是女子。戏里情节和《木兰辞》大致相同。

迈克 半上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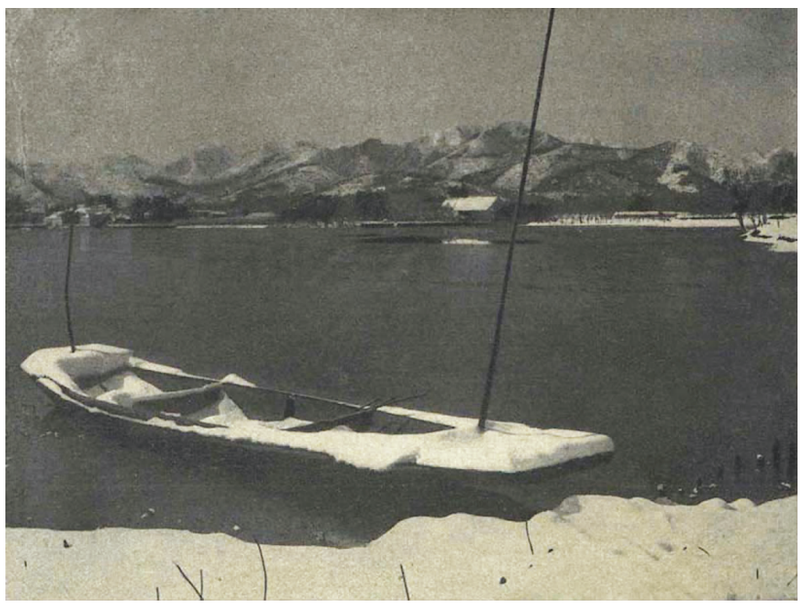
之后必定有早晨

网友目测低端翻译跃出“海神爷”三字，连忙白纸黑字提醒执笔者，除了红线女《打神》的哭诉对象显灵，极可能也浮泛好莱坞灾难片经典《海神号遇险记》的泡沫。这，就是俗语所谓好心做坏事，他大少爷说完拍拍屁股走人，剩下我孤伶伶在急景残年的巴黎可惨了，尘封的奥斯卡主题曲无端端被打扰，不争气的内置人肉留声机停不了loop到地老天荒：“之后必定有早晨，假如我们能抓紧这一夜，终将有机会觅得日照，让我们继续找寻光……”多么烂，多么不朽，一曲走天涯的歌手五官毫无印象，严重缺乏厚度的嗓子不折不扣庸脂俗粉，昔日沉船之际殷切的安慰，几十年后只觉凄厉。

流行曲的阴魂，性质真像近日被影评人狂赞的《再见魅了缘》(A Ghost Story)，你在明他在暗，共处一室相敬如宾，不惊动犹自可，前世的旧账一旦翻了出来，永远不会算得清。譬如看托迪希恩斯新片《Wonderstruck》，背景响起大卫鲍伊的《太空幻游》还罢了，反正我不是他铁粉，但一九七七的大都会竟然铺着骚灵funk版《Also Sprach Zarathustra》，就把人刺激到几乎发疯。当年夜店无处不在的音符，怎么原来一点也没有老？纵使不认识尼采，不认识史特劳斯，总不会没有看过库布里克的《2001》，谁又料到重重叠叠的历史沦为跳舞音乐，杀伤力居然比什么都强？

《正义联盟》口碑一般，大家似乎更喜欢半年前那部《神奇女侠》，不追超级英雄系列的我倒看得津津有味，闪电侠初显神通已经眉开眼笑，超人复活更拍烂手掌，只奇怪蝙蝠侠和罗宾几时散了，在爱不敢说出名字的时代出双入对暗渡陈仓，如今居然背道而驰落得影只形单，有免费顺风车而不搭，究竟算贱格还是高贵，百思不得其解。一开场用了赖纳柯翰的《每个人都知道》作序曲，当然是催生好感的重要因素，虽然不是熟悉的原唱版本，歌词化了灰也认得。不经不觉，歌坛情僧离世一年了，信众没有他日子一样过，春夏秋冬颜色不减，“每个人都知道你爱我宝贝，每个人都真的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你贞忠不渝，除了一晚或者两晚……”

笔会 周末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陈万里的《雪后》

被称为“中国摄影艺术拓荒者”的陈万里（1891—1969），少时在北京学医，后供职于北京大学校医室。在行医的同时，他也倾心于考古，曾经于1925年随哈佛大学考察队赴敦煌予以协助。他还潜心陶瓷研究，建国后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摄影也是陈万里的业余嗜好。他于1919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摄影研究会，该会后发展成北平光社。他摄影“发烧”的成果是出版于1924年的《大风集》。作为中国第一本个人摄影作品集，此书还邀得俞平伯、钱稻孙、顾颉刚等学者作序。

作为一个摄影家，陈万里于报道、人物与风景无所不精。这幅《雪后》是他摄于1930年代的作品。他从较高视角取景，以近景雪舟为聚焦主体，推展出具纵深感的画面空间。他还以深色湖面衬托被白雪覆盖的扁舟，突出冬日寒意。从构图看，妥帖安排的视觉元素，深为契合俞平伯为他所作序中的“合不伤密，离不病疏”点赞，也充分体现摄影家高超的艺术修养。

陆蓓容 望野眼

图书馆

人间可以欣赏的地方不多，图书馆算一处。世事再凄凉，也还能够放轻脚步，去那里结一日无情游。故宫也有图书馆，在紫禁城西北部，昔年曾是寿安宫。照壁离门很近，几步绕过，有大块方形土地，俱种松柏，寒风不能使之动摇。树下匝地栽牡丹，深冬也不遮护，由它伸着光秃秃的枝桠。树影疏阔，日光就多，阅览室坐北朝南，很受这一番恩惠。盘桓整日，可以看到晴光怎样挨着帘隙，从长桌这一头溜到那一头。

倘若日光影子突然折断，木门发出叹息，便是有人来。入室都要先脱衣服。羽绒服、呢大衣，袍角带风，微尘急舞。然后摘帽子，男士露出脑袋、额头、几茎疏发；女士的发丝都被静电搅得满天飞舞。大家想不起理一理，就折身到书库里搬砖去了。出来手上都是沉沉一摞。三两本画册，或者四库系列丛书。找到需要的内容，扫描，拍照，然后离开。

终日平静又安全，只有一次心神微乱，因为见到可爱的女青年。瘦长条儿，中长发。麻花棒针白毛衣，翻出两个蓝衬衫领子，平平整整。一个透明软塑包在我右侧落下，里边可能是她全部的身家，哪怕就此踏上征途，也能济数日之急。钱包、钥匙、手套、好几个小包、当然还有笔和笔记本。

她往我对面坐下了。垂头提笔，要写不写。风日晴和，白毛衣染上金辉。俄顷她抬头，露出一个笑容。一位老爷爷轻轻走进来。衬衫、毛衣、防寒外套。手上捏一叠材料，走向她去。立刻听到压低了的讨论，他的手指向她的本儿，一行又一行。两具身体维持距离，阳光穿过他们，向后边整排杂志架上打去。

他们忙了一整个下午。翻书、查数据库、核对材料。语声可闻，所论却不可知。日头终于跌下宫墙。明窗就要暗下去了。管理员们从皮椅子上挣扎起来，开始看钟、谈天、围围巾。这两位也决定要走。老师三两下就收拾好了，双脚微分，向后站定，等着。学生慢条斯理，合上本子，关起电脑。提起软包——这回露出一小本《中国历史朝代简表》，又叫我晃了晃神。